





博勝曰世家  
博流論著本  
去循是于以  
篇然自叙外  
文字反誤委  
所有開闢定  
化之妙七宜  
玩味  
董份曰太史  
公傳如自叙  
及游俠貨籍  
任表孟子寺  
傳皆自撰故  
皆妙絕如諸  
世家皆多編  
左氏戰國策  
并文不過載  
旧語而略增  
焉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

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據左氏重

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

按彪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

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

二官亦通職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

兼稱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

重耳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為史衛惠襄之間司馬氏去

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類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

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自司馬氏去周  
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或在秦其在衛



茅坤曰太史公既自以系出可馬錯之後而前贈以後常略後種入可馬印以其顯不欲遺也

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  
首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荆贖其後也正義曰如淳云刺在  
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蘇林曰錯孫靳徐廣曰一作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  
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日案  
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荆贖玄孫印  
為武信軍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  
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無澤為漢市長無  
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索隱曰按遷碑高門在喜生  
次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尚上武帝置位在水相上  
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尚上武帝置位在水相上

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大史文書而巳晉灼以史言為非是司馬談為太史令耳近尊之為公子謂遷與任安書自亡僕之先人太史星曆近乎十祝之間以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傳之所聚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天何良後曰史記序六家

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贊曰百官表無  
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  
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  
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  
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太史公學天官於  
國書皆先上之後人不曉誤以在丞相上耳徐廣曰  
唐都正義曰天官書受易於楊何徐廣曰習道論於黃子日儒  
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  
而師惇正義曰惇云惇惑也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  
曰張晏云謂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  
之術大祥徐廣曰一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  
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  
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



拍逆道德訓  
俗術誠有加  
法而堅所說  
者然其述六  
家之專指陳  
得失有考案  
斷歷百世而  
不鮮易又其  
文字實事動  
七如貫珠燦  
然奪目又章  
之奇偉孰有  
能過此者耶  
許應元曰太  
史談論六家  
要旨班氏論  
叙九流雖不  
合于高深  
所判諸家  
行大歸百世  
其可得乎  
茅坤曰太史  
公分言六家  
首而推儒重  
于道家矣  
按太史公  
於道家獨  
有褒許判

誣死  
劉子章曰太  
史公以儒累  
明陽名法道  
德為六家致  
其短長而論  
其指要六儒  
何所不通哉  
其論墨者曰  
儒本即用孔  
子曰與其奢  
也寧儉則墨  
家之長吾儒  
之為也其論  
明陽家曰以  
西符之大順  
孔子曰行易  
之時則明  
之長吾儒之  
為也其論法  
家曰法而小  
恩孔子君命  
召不侯駕而  
行則法家之  
長吾儒之為  
也其論名家  
曰正名實孔  
子曰惟名器

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言難盡用也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索隱曰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索隱曰如淳云不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尚賢絕聖棄智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絀聰明。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

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各有所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形。糲梁之食。張晏曰一米為糲。糲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餼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麩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



不可假人則  
名家之為也  
論道家曰使  
人精神專一  
必於是則道  
必於是則道  
家之長吾儒  
之為也以此  
現之則五家  
之長吾儒通  
之明矣其論  
儒者之知則  
曰博而寡要  
勞而少功是  
以論論儒也  
孔子曰子欲  
九言然則所  
謂六藝者米  
可以濟儒哉  
論儒之而而  
不識儒之道  
不識儒之德  
不識儒之行  
不識儒之一  
以之治世以  
之修身无不

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  
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  
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  
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  
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  
物先，不為物後。薛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  
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

可謂茲所謂  
逆儒也  
重份曰：墨者  
係是夫若名  
家言儉似不  
可曉蓋必乃  
儉字因上有  
儉字，儉者遂  
誤耳。解三檢  
者法也。又曰  
檢者束也。下  
文苛容繞繞  
即檢束之意  
也  
茅坤曰：太史  
公繁贅道家  
然予未詳其  
說  
重份曰：神大  
用二句重出  
恐是不及其  
處  
補輟曰：太史  
公行天下周  
覽名山，大川  
與流，趨閭蒙  
後遊，故其文  
辭若自有奇

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竅。  
徐廣曰：音款。空也。馴案：李奇曰：聲別也。索隱曰：申于云。款言無成是也。聲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  
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  
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  
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  
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二十  
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鄆，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



氣 揚慎曰子長 自叙云上公 稽深尚穴與 子長自言徠 遊方里之日 上會稽也 越也探禹穴 言巴蜀也後 人不知其辭 是以為禹穴 在會稽而作 地志者以禹 而旁小次如 春曰者當之 意是有何奇 而歸子長之 筆即按蜀之 石泉禹生之 地謂之禹穴 其石有澤人 迹不到焉志 刻有禹穴二 字乃李白所 言始知會稽 禹穴之在大 孤古人行文 宜簡而括如

都音皮鄒鄒 薛三縣屬魯 過梁楚以歸 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 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 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 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 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 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 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

兩頁曰雲土 夢作又雲在 江南夢在江 址五言而括 千余里即以 類也 黃震曰按談 生迂以文章 世其家揚名 後世亦可謂 善述人之志 者矣然談垂 死涕泣之囑 惟以不得從 封泰山為恨 而迂述之豈 迂亦不知到 神之為非耶 董份曰利周 公而下云宜 周御之風御 字恐誤必 周南召南耳 董份曰納即 經也謂發田 記而釋其緒 也 邵室曰有天

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有餘歲按年表魯哀公十四年後麟至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 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 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 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 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抽 索隱曰如淳 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 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 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如淳 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正義曰太初元年 正義曰太初元年 正義曰太初元年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 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 更始著紀於是 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 侯諸侯羣臣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 瑞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也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 正義曰即司馬談也 自周公卒



歷有人歷天  
歷始十一月  
甲子朔夜半  
冬至如環无  
端終則復始  
太史公所謂  
天歷此之謂  
也人歷合是  
而已故曰夏  
時得天不謂  
天不足謂之  
歷王者之正  
法建改正不  
改歷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

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向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齒為間，而唐堯、虞、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者，蓋記註之志士耳，豈聖人之倫哉。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日索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柯維騏曰：司馬遷述其先人太史談推尊道家之旨于前採莊周所謂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後之文本不相關班固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

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按曾子記  
言云孔子  
曰未可與  
推可與權  
矣則不論  
經事變事  
惟其是而  
已故孔子  
自謂无可  
無不可也  
然經事變  
事上世因  
其之分雖  
春秋亦莫  
之分上春  
秋之時事  
之變固不  
可勝道者  
以推合交  
則將愈微  
何以及本  
否於本世  
不能及本  
近於及之  
今則異取

于圣人春  
秋之卒蓋  
不然也  
按曾子記  
言云法之  
所用者易  
見而禮之  
所為禁者  
難知然尤  
非春秋本  
義以法對  
禮乃漢儒  
語也

董份曰李陵  
之禍謂陵降  
而太史公救  
之帝怒下蚕  
室也正蒙昧  
謬如此  
劉知幾曰自  
叙遺李陵之  
刺齒於縲絏  
者乍似同陵  
陷沒遂實於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

索隱曰案紂君亡國及奔  
已走皆失仁義之道本耳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

云差以豪釐一云移以千里  
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

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

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

自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

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

曰趙盾不知討賊  
而不取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頽云為臣下所  
干犯也一云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

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

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

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

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

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

晉灼曰唯唯謙應  
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

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

子獲狩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澤  
命清和之氣

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  
叩塞門來服從也請來獻見者不

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

史記列傳七



刑令諸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其事始明矣  
重份曰呂氏春秋蓋不章當國時作也而云迂弱韓非說難蓋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因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往也如吳若宋元間便有指摘所謂齊人說夢矣柯維騷曰隱約之士意有所弗遂故或詠之為詩或著之為書以傳于來世如文王孔子是已原諸人入品不齊而有先後要

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唯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

皆蒙難而後文米猶足表見者也魯郊呈祥至漢武再見於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吁之自任亦重矣重份曰此下雜用韻語最高

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顛項帝堯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因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沔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

重份曰班固贊語多川此體乃知班不能出範圍也

史記自文三



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嶠，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鍾鐻也。索隱曰：鐻音巨鐻。

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於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

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

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賈。正義曰：諸呂不合。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擇。

董份曰：救語。項氏與亡之原已。班固去司馬遷。不久也。已不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紀。在高祖前。味。此世家在項羽後。皆有深意。馬遷以秦焚與猶使。

黃至孔子之道。几于墮也。涉與羽光。後儒爲亡秦之謀。可謂有。大功於斯道。故叙陳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迹。諸侯作唯。夙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迹。作陳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云云。作項羽本紀。蓋存於銅。抵以亡秦。首起於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董份曰：大臣。

贊本韻則怡。崇強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友。大

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

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

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

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畧，五



河疑洞字恐  
是桐字蓋傳  
之誤耳今  
索隱什為洞  
達既洞達夫  
又何疑乎

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

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

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

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敵義依霍庶

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助語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

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詞有司靡踵其後乃云疆

相不能有所紀錄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

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

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表師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

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

質為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

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

善務曰此即  
王交偃之計



殊俗莫不懷  
柔向化也  
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素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

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

戰而克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

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

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做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

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翺忽索隱

忽者想文之微也翺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

忽也言翺恐衍字耳正義曰翺四逆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

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比微細之物也五家之文佛異音佛一音

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

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悖乖異不

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

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編一作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

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

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拜兼茲索隱曰玩音

苦考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齋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

董份曰諸世  
家各摘一事  
凡太史公好



第一

申呂肖矣

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肖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

曰肖音瘠呂尚之相討於申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

申呂後瘠微故尚父微也

冠羣公繆權于幽

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網繆也

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網為權謀於陰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

音武彪反言呂尚網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

也番番黃髮

番音婆毛長云番番威勇武貌也

索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

愛饗營丘不背

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

徐廣曰闕一作遷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

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滕作周公世

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

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

索隱曰謂相子之後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卒危亂也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索隱曰太任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

索隱曰太任伯邑考武王管蔡霍嘉仲悔過

正義曰蔡叔變作管蔡世家第五

魯衛毛聃曹是也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

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

索隱曰衛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

傾公也



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

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

云。偃宋剔成。君生偃。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卒滅武

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

伯范中行。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咷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既救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

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訪慎口別字  
從易音湯寫  
別字不同別  
字從易

余有丁曰按  
楚詳見陳以  
中私之力而  
以之故曰後  
同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

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鬻鰾與處。

索隱曰。鬻音。既守封禹。徐廣曰。封禹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

用種蠶。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

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

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

世家第十二。

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為反。佐文尊王。

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

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

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室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

爭。平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紕意適代。厥崇諸寶。粟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

疆淮泗。為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弼。正義曰。游。樊王交字也。祖

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

休午信齊。正義曰。謂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

楊慎曰。以成。臯。起。豈不。奇絕。



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

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

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鎮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

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

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

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

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

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若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

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

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

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劫。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

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

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

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如楚以救邯鄲

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

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

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遁。索隱曰詢於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

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秦之讎雪其先君之耻作樂

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

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

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

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

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

史記目及七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垓塘之名。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繼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

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渾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渾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



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他集揚越。以保南藩。納噴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索隱曰。葆。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蕃。音普寒。

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



按以上文  
長篇推之  
則下世字  
疑當作莊  
此斷名也  
慨字下又  
疑有國文

士整口以仁  
入許游俠過  
矣

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既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不既信不信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案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

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案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先生唯取大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



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

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

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公蓋也。音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

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

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

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

先人周之太史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

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

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竝時則年曆差

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也。遷沒之後。亡緒少孫

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永敬通

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駟案漢書音義曰

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三者如此也。正義曰

顏云此說非也。言象星共統北辰諸幅咸歸車尊臣尊輔天子

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

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

董份曰序略  
至世貞曰太  
史公曰叙說  
載其書於名

立功名於當代。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

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云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

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畧以拾遺補藝。六藝也。

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遷言以



山夫名山即  
一何至深  
而長固之  
便寺於土石  
然彼其窺於  
世之作於順  
通傳顯於順  
風加岸之地  
黃金黃而白  
璧酬三尺赫  
號之紙書世  
之所常口與  
已之所不肯  
言者世頗爭  
許以為奇而  
已亦卒天以  
奪其地而見  
其殺吾思通  
於鬼神而俗  
不曉去寺於  
金石而價莫  
傳吾不能以  
吾目以自致  
其知於世而  
歎京也馬求  
下而感已歲  
之山而感之  
希觀於必不

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整  
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  
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於六經異文整齊  
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貢易傳毛公詩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魏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  
干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微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  
王藏策之名山是也侯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  
謂藏之名山是也侯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  
聖君子以君子之第七十。術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  
為亦有樂乎此也。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  
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  
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  
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一世家龜策列傳斷削列  
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世家龜策列傳  
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索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  
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取班書補之武紀專  
律而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正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

之知以共  
其極情故可  
也  
量份曰前已  
詳著作文之  
又末下之  
詩篇括之

何卒畧且重非常也自若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  
正龜策直大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燕邸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水南北  
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中李下獄惜哉殘缺非少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終





UNIVERSITY OF CHICAGO





程